

美文鉴赏

@**胡紫薇**:看话剧《青蛇》的状态大概会是这样的。看戏的时候,你跟着这戏一直乐一直乐,乐着乐着却终于落泪了。你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但是什么呢,似乎又不甚了了。看过之后呢,相信很多人的内心会有一种触动,这种触动挺邪性,可能让你若有所思好几天,但什么触动了你,似乎也不甚了了。看戏总是这样的吧,戏里讲一样的故事,戏外掉不同的眼泪。

@**鹦鹉史航**:废名《桥》,杨绛《洗澡》,冯至《伍子胥》,老舍《离婚》《牛天赐传》《断魂枪》,萧红《呼兰河传》,鲁迅《故事新编》,孙犁《铁木前传》,汪曾祺《晚饭花集》,钱钟书《围城》,张爱玲《倾城之恋》,沈从文《丈夫》《边城》,黄永玉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都是好小说,随时能读进去。

@**牧羊看书**:《法国大革命的起源》(威廉·多伊尔)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学术史,从17世纪末一直写到1789年8月封建制度彻底瓦解。分别用几个章节写了对法国大革命起源各学派的猜测,革命的原因,描述了几个重大事件,最后叙述了各阶级的状态。另:翻译得很好。

@**李森**:于丹讲诗词叫《丹韵词音》,真是胡扯,比如她说春天的花如果是草本的,秋天的花就是木本的。我觉得与其叫《丹韵词音》,不如叫《阿丹扯淡》。

@**止庵**:卡夫卡的作品中,我最喜欢《地洞》。当那个不知名的动物守望着地洞时,作者写道:“我仿佛不是站在我的家门前,而是站在我自己的前面……”我因此想其实地洞是一个人,而洞里的动物是他的思想。人为自己所不安,所惊恐。小说最后部分发出使那动物惶惶不可终日的奇异声响的,也不会是他以外的任何所在。

@**《新发现》主编严锋**:除了科幻以外,花花公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严肃的文学杂志,黄金时期每期要登3篇以上小说。作者是个什么人呢?纳博科夫,马尔克斯,海勒,詹姆斯·鲍德温,村上春树,诺曼梅勒,凯鲁亚克,菲利普罗斯,厄普代克……品位够不够?

@**琢磨先生**:有时候自己经过多年总结才得出的经验,一翻书,人家在几十年前就总结出来了,这并不是一个让你懊恼的事情。任何的道理,必须经由自身的感悟才是有意义的,否则那只是文字而已。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总结出一个多少年前我就知道的道理时,不见得我就比他更有智慧,相反我由衷地敬佩他,因为他比我更深刻。

@**浮尘录**:推荐《我的乡土我的国》的书评《人间疾苦(文/王安忆)》。“书中,本只是为素描所写的这些解说性的文字,现在看来,其实是可当做小说读的……”

@**植物私塾**:《寂静的春天》问世于1962年,其关于农药危害环境的调查和预言震惊了社会,也遭遇了猛烈的抨击。五十年过去了,食品安全和物种灭绝依旧是个重大的环境课题。是否真有一天,我们找不到一寸纯净的土壤,在春天里听不见燕子的呢喃,田野变得寂静无声。

@**刘忆斯**:薛忆沩说《看不见的城市》是一部“开放”的作品,对它的解读存在着多种甚至无数种可能性。这种“开放”性让这部作品变成了一座永远的“看不见”的城市以及一座百看不厌的城市。

@**余余小妖**:给大家推荐一本很有意思的书——《叩梦》,作者在终南山与蛇鼠为伴,超然红尘之外,宁静中追索人生的真谛。本书文字朴实却充满吸引力,看似邪乎,却十分真实。关乎我们每一个人,每一天的每个梦。



◆ 参与分享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,力量越来越强大,互联网产业也随之迎来“核聚变”,原来我们所熟知的商业模式,随时可能成为泡影。每一个从业者必须认识到,如果你不能学会主动迎接,不对这种网民自由参与分享的精神保持敬畏之心,你就会被炸得粉碎。

马化腾在读完克·舍基的《未来是湿的》和《认知盈余》,写下感受

◆ 年度汉字评选,一不小心,就沦为某些媒体、网站或其他媒介平台聊备一格的“玩意儿”,既难于吸引整个社会的持续关注,也无法产生主观预期的影响效应,或许顶多就是一种噱头,或只是一种秀而已。

凤凰卫视评论员**杨锦麟**说,年度汉字评选不痛不痒,还不如不搞

◆ 现在各地政府加大了对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,但博物馆为什么要建、如何建、建成什么样,往往由政府决定。由于缺乏科学规划,部分建成的博物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,成了政府装点门面的摆设。

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陆建松认为,我国博物馆建造中存在诸多违背建设规律和程序的现象,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的质量

◆ 全世界给古董估价基本上都是瞎掰,但总有人乐此不疲。简单的判定方法是,你让估价的专家们用他估价的一半买,看他买不买?



名人评论

苏童:和邻居居住了十年,直到第七年他们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(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电影上映后)。拿着报纸对着我说,哎,你不是那个苏童嘛,作家啊。以前他们只知道我力气大。每次买米都是一手一袋二十斤。

罗志田:学者所论与记者在街上临时采访的路人所言相差无几,不过使用“术语”更多。而且通常都能连续不断地说上好几句且不歇气而已。

袁敏:不知从何时起,文化名人身边总有貌似保护人者护卫左右,其实名家本人谦和平易,但保护人推三阻四自觉十分过瘾。木心专访未果的遗憾可能会继续发生在浙籍文化名宿身上。

周立波:我不伤害别人,并不代表我经不起别人伤害!我不打击别人,并不代表我经不起别人打击!我情愿站着被骗,也不愿跪着骗人,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周立波!!我情愿为不羁支付成本,也不愿为财富消费人格。

马云:每一个人都很平凡,我马云也没什么了不起,这几年被媒体到处吹捧,其实自己很难为情。我一点儿也不聪明,也没有先见之明,只是一步一步走来,刚开始创业时被4家公司骗得晕头转向,但是那些骗人的公司今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余华:现在的名人基本还成名于上个世纪,新出现的文学先锋则很难判断。郭敬明,完全走商业路线,而韩寒的杂文则完全是写给中国人读的,应对

收藏家马未都认为,在**电视鉴宝**节目中跟全国观众谈古董价钱有**蛊惑之嫌**,“古董价格基本上都是实时的,每一分钟都会不同。”

◆ 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,谈到他的情色爱国主义大片《金陵十三钗》的编导构思细节时,讲小女孩孟书娟的视角“非常值钱”,其他如“太值钱”,“很值钱”。他掩饰不住掉钱眼里了。祝他进军好莱坞的同时,在华语圈收获10亿元人民币!

评论家鄢烈山认为“**张艺谋的堕落不可救药**”

◆ 坏作家是必要的,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、不成熟之辈的趣味,后者如同成熟者那样有其需要。如果人的寿命更长些,那些成熟者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。然而,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。这就是说,永远有更多的不发达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。

尼采在其作品《**悲剧的诞生**》中的**经典言论**

◆ 可能很多画二代被问到与自己父辈的比较时,很多人会说:“我只要做真实的自己”,在他们的内心潜意识中,超越父辈一直是他们的梦。

画二代,也就是艺坛中艺术家的子女们,他们自踏上艺坛,父辈的光环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,无形之中画二代背负了压力

◆ 中国股市其实真不如赌场,赌场根据概率设计,多数赌徒必然赔钱,但前提是让你赔得明明白白,中国股市十年一梦,回到原点,散户尸横遍野,但由权贵、庄家和大股东组



压力的晦涩,外国人可能完全看不懂。

韩寒:每出一本书,就有人说你是没钱了,所以要出书了。我能理解世界上有些人觉得其他人每做一件事,必然都是为了钱。但他不能理解有些人,每做一件事,都是为了高兴,但是居然还能有钱赚。

陈道明: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,有的人很有文化,但是很没教养,有的人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和学识,但仍然很有教养,很有分寸。教养是带有某种天生的素质和一点一滴的积累。

毕飞宇:林书豪的华裔身份会影响中国球迷的心态,大家总是把他当作“中国人”。其实,林书豪就是一个职业运动员,他的成败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无关。

赵楚:读书不是什么高尚的事,读书就是个习惯,就像抽烟,你越不读,越不爱读,你读啊读啊,就上瘾了,终身都不会戒除。

陈平原:人家问我,关于“读书”有什么建议,我常回答“读文学书”。为什么?因为“文学”没用。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,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,你还能说什么?如何赚大钱,不归人文学者教;编写“商战手册”或“股市指南”,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。我们能做的,是培养有文化、善交流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。

张颂仁:当代艺术家说他们想参

成的赢家集团却富豪批量产生,宛如劫匪。

石述思对中国股市现状评说

◆ 刚把家里所有的塑料袋都找了出来,装了很多空气,扎好了口都堆在小房间里了,等过两天pm2.5情况差的时候放出来。不过我现在有点不确定,如果最近天气都很好的话,我储存的空气会不会变质?

网友王丫米对最近关于**空气质量**话题的调侃

◆ 本来我没注意过曹操墓真假之争。近日媒体报道说质疑曹操墓的“专家”是逃犯。也许不能因为质疑者是逃犯,被质疑的事情就是清白的。

谈及网上通缉的曹操墓打假人“闫沛东”,**郑渊洁**在微博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

◆ 小偷从菜场偷一颗白菜,都会遭到大家谴责,但若有人从成千上万股民口袋中掏钱,却往往不会被人发觉。这就是内幕交易的实质。

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对**内幕交易的经典概括**。但**网友同时认为**,偷白菜的是毛贼,而坑股民的往往是**大盗**

◆ 李开复算不上造假,是拔高了自己的职称。

一周多时间的**方舟子大战李开复**终于落下帷幕,方舟子最终获得胜利。对于李开复的道歉,方舟子在微博中写下上述“评语”

◆ 你在乎别人的评价,要么你站得不够高,要么你在做淘宝。**网友琢磨先生**以调侃的方式说出自己的人生理念



与社会生活,但他们并没有亲身去做。他们只是和艺术馆有联系。

●**杨炼**:诗这个东西要求人们有一种沉潜的心境,要求一种比较纯粹的写作态度,如果仅仅想以之谋生、谋权、谋利、谋名的话,至少不会很快奏效。

杨绛:我今年一百岁,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,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,寿命是不由自主的,但我很清楚我快“回家”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,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

王巍:语言上以暴易暴,一旦有机会就会在行动上以暴易暴。我无力阻止甚至也会无意中参与语言腐败,但至少会推动净化语言。

押沙龙:余英时那样的新儒家我很佩服,因为他做的确实是学问。但有些新儒家现在跟卖拐的差不多。第一句话就是:你们堕落了!第二句就是:亏得碰见我们了!落到最后就是:大哥,来套弟子规吧?

周国平:物欲是社会刺激出来的,不是生命本身带来的,其满足诚然也是一种快乐,但是,与生命的快乐比,它太浅,与精神的快乐比,它太低。看见那些永远在名利场上操心操劳的人,我常常心生怜悯,我对自己说:他们因为不知道世上还有好得多的东西,所以才会把金钱、权力、名声这些次要的东西看得至高无上。